

荊人有遺弓者，而不冑索。曰：“荊人遺之，荊人得之，又何索焉？”孔子聞之曰：“去其荊而可矣。”老聃聞之曰：“去其人而可矣。”故老聃則至公矣。…天無私覆也，地無私載也，日月無私燭也，四時無私行也。（呂氏春秋“貴公”，“去私”）

有一個楚國的士人，字丟失了他的弓，卻不肯去找一問他的理由，答是：“楚人失去了弓，拾得的也是楚人，何必去尋去找呢！”孔子知道了說：“如果去掉不提那個‘楚’字會好些。”意思：人失弓，人得弓。老子說：“可以再去‘人’字。”成簡單的：失弓，得弓。就更為淡然。也許，該想到最好是根本從來沒有弓。

煩惱由“私”開始。有私，就有執，才患得患失。公，好過執弓。弓不過是工具，不是目的。那麼，執意找弓作甚？有目的，比有工具重要。

可人就是那麼看不開。吳敬梓(1701-1754)的儒林外史，說的就是科舉求功名的煩惱。那麼多的人物，誤入歧途；那麼多的人物，費盡心情！

人生南北多歧路  
將相神仙也要凡人作  
百代興亡朝復暮  
江風吹倒前朝樹  
功名富貴無憑據  
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  
濁酒三杯沉醉去  
水流花謝知何處

吳敬梓的“儒林”鬧劇中，有人屢試不中，寢然老矣，還是落第，要撞牆了結殘生，患失；也有辛辛苦苦考中，卻喜歡得瘋了，患得。外史仿佛診斷，舉列的是病例。這樣的人真多得是。他們把科舉為目標，為登仕途，不是真想用世。“中”，“不中”，始於有弓。有弓無“的”，還談些甚麼？聽來像是很玄妙吧？

左宗棠示子孝威書說：

所貴讀書者，能明白事理，學作聖賢，不在科名一路。如果是品端學優之君子，即不得科第，亦自尊貴。若徒然寫一筆時派字，作幾句工緻詩摹，幾篇時下八股，騙一個秀才，舉人，進士，翰林，課究竟是什麼人物！爾父二十歲以後，即不赴會試，祇想讀書，課子，以綿世澤，守此耕讀家風，作一箇好人，留些榜樣與後輩看而已。

左公的話，聽起來耳熟吧？只是今代人科舉已經廢了，換作學士，碩士，博士，還是全在意“科名一路”，並不是想讀書明理，作人作事。

約在廢科舉的那段時間，弓箭也不流行了。就把那叫作進步吧！不知道為了甚麼，赴考叫作“趕考”，增加了一分緊張感；只不過“趕”的生活不同了。就說有人趕得緊，失弓得弓，變成“失槍得槍”——不幸，一人考試不中；不幸，多人“中”了槍！諷刺劇變成了悲劇。不僅如此，更危險的是，舉國有太多人“無的放矢”，或說無的放槍，如何活得下去！

美國故甘迺迪總統(John F. Kennedy, 1917-1963)，在其就任演說中告誡國人：“不要問國家為你們作甚麼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作甚麼！”這是決定人生目的的問題。

中國舊政府時代，出國留學的精英，特別是學理工的，學成後很少考慮回國服務的。那些人說：“回國等於自殺，因為沒有發展的機會！”到新政府建立了，更多的精英紛紛回國，他們說：“國家需要我們！”他們回國幫助祖國發展，因為有心貢獻，所以促成中國急速進步，對於國計民生極有裨益。

耶穌在世事奉的時候，有很多群眾擁擠跟隨，聽祂講道。有的還努力作“前面的弟兄”，希望在神的國裏能弄個好位置。有的只是為了“吃餅得飽”；可惜，就是沒人想到為主作些個甚麼。可惜，現在的情況也差不多。有的着心“進修”；可既不為進德，也不求修身一只打算盤作進步其緊張的節目，當作是過橋，或是想更上一層樓，以求成功穿上特別服裝的階級。今天的世代，許多人在搞科技，科技進步了，仍然不免迷失生活的目的，天下“氓之蚩蚩”，豈不是可哀！

耶穌給世人指引：“眼睛就是身上的燈—你的眼睛若瞭亮，全身就光明。...所以我告訴你們，不要為生命憂慮...你們要先求祂[神]的國和祂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”（太六：22-33）

正確的生活，是有目的的生活，否則連“正確”都說不上。欲求生活正確，必先眼睛正確—瞭亮就是單一；必先除去焦慮；才可以尋求“神的國和神的義”；你看得見的這些東西，都要加給你們了！

祝我們都有正確的生活方式，循主正確的道路，達成目的一榮耀神，並以神為樂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